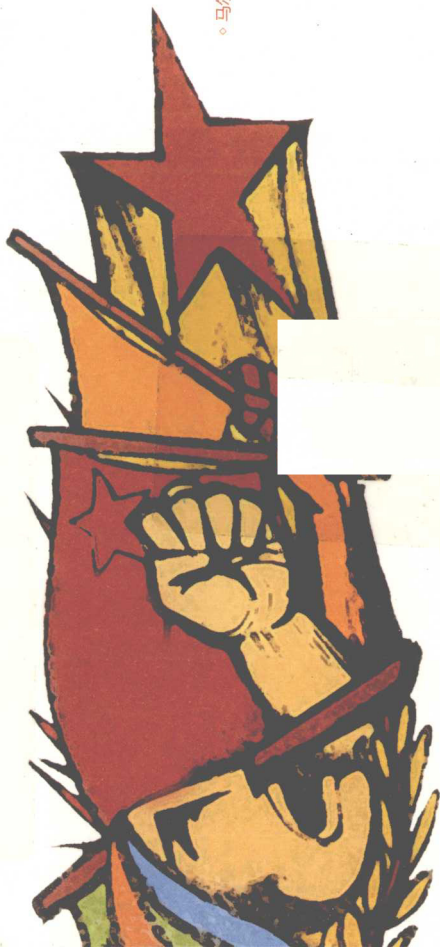


马尔罗 著 宁虹 译



。马尔罗向往中国革命 渴望亲历 想像着成为其中的一员。

。马尔罗生于巴黎 1925年鲍罗廷领导的国民党起义指挥部宣传委员。

征服者

一个存在主义者的革命日记

L e s C o n q u é r a n t s

。在虚构中国革命的同时 马尔罗也虚构了自己的生平。

。他后来承认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中国革命编年史。

。借用中国革命的背景 马尔罗关注的焦点乃是人类的永恒命题：存在的困惑与焦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征服者

马尔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服者/ (法) 马尔罗著; 宁虹译. —3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204-4

I. ①征… II. ①马… ②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4887号

责任编辑 陈学晶

封扉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征服者

[法] 马尔罗 著

宁 虹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5,000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04-4/1·782

定 价 25.00元

……这本书只能肤浅地与历史相关。如果它以历史的面目出现，目的也不是为了刻画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而是为了表现某一类善于行动的英雄，他们集才干、学问和敏锐于一身。

——马尔罗

马尔罗，勇往直前的冒险家

吴岳添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惊魂未定又见黑云压城，不禁倍感人生的荒诞。作家们被先后卷入反法西斯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在各自探索着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的意义。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天性乐于冒险的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就在此时崭露头角，登上了法国的历史舞台。

马尔罗从小喜欢冒险，他的第一部小说《纸月》（1920）就描绘了被精灵和魔鬼统治的世界。他对考古情有独钟，22 岁时跑进柬埔寨人迹罕至的丛林，想把几座古代雕塑弄到美国去卖钱，结果被抓进大牢，以盗窃文物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幸有纪德、阿拉贡等代为呼吁才得以回到法国。马尔罗一气之下重返印度支那，参加“青年安南”运动，创办《印度支那报》和《锁链中的印度支那》来反抗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他到香港购买印刷设备，正碰上省港大罢工，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情，于是在报纸被迫停刊之后，他就接连写出了三部充满冒险精神的小说：《征服者》（1928）

写省港大罢工，《王家大道》（1930）写他的考古历险，《人类的命运》（1933）写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马尔罗的《反回忆录》（1967）中说他只是在1930年与妻子旅行时途经上海，所以显然没有参加过中国革命，当然也就无法塑造出活生生的中国革命者。《征服者》里的革命者大多是外国人，例如加林是瑞士人，鲍罗廷是俄国人。就连恐怖分子洪的领路人雷伯奇也是意大利热那亚人。正因为如此，小说虽然写省港大罢工，却很少具体的罢工或战斗场面，大多是叙述者与加林等人的对话。

法国现当代的小说大多富于哲理，马尔罗写小说也不是为了宣传中国革命，只是以中国革命为框架来颂扬向命运挑战的冒险精神，因此他是否亲临其境并非至关重要。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不仅是叙述罢工的过程和派别的分歧，更是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哲理。从革命家鲍罗廷到恐怖分子洪，每个人都以冒险为业。加林更是个职业冒险家，他不图名利、视死如归。他要的只是权力，要权力是为了行动，行动是为了征服，征服就是同人类的荒诞性作斗争。他有权力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行动之中，一旦因失去权力或身患重病不能行动的时候，就回到欧洲或者别的地方，或者以后东山再起，或者大不了就是一死。

加林用行动来反对生存的荒诞，正是马尔罗奋斗一生的写照。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在法国募集了20多架飞机，组织了志愿的“马尔罗飞行中队”。他数十次驾机执行轰炸任务，两次负伤，为保卫马德里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授予上校军

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尔罗参加了坦克部队，1940年6月受伤被俘，五个月后逃出战俘营到达法国南方。1944年他潜入敌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因负伤再次被捕，被盟军救出后出任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的指挥官，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在1945年击退了德军对斯特拉斯堡的反攻。这些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使马尔罗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与当时萨特倡导的自由选择和加缪鼓吹的抽象反抗相比，马尔罗用行动反抗荒诞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小说也同样如此。当时现代派文学开始流行，马尔罗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富有荒诞色彩的现代派小说转向了现实主义小说。当时即使是阿拉贡和马丁·杜加尔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国社会，而马尔罗的《可鄙的时代》（1935）、《希望》（1937）等小说却最为及时地反映了中国、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里正在发生的革命或战争。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小说本来就寥寥无几，以往的作品通常还只追求红墙绿瓦的异国情调，而马尔罗所写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以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为题材的小说。马尔罗虽然没有参加中国革命，但是对中国的国情相当了解，细节描写也比较真实，因此他的小说影响很大，历来被欧美读者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

马尔罗一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46岁，由于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于是让给了年过古稀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但往往在就要获奖

时却擦肩而过。1957年，年仅44岁加缪在获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获奖的是马尔罗！”丘吉尔在1953年获奖后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成员，所以马尔罗虽然在1967年获得最后一次提名，却由于身为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而被否决。等到他在1969年卸任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从此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1996年11月23日，在他去世20周年的时候，他的遗骸被迁入了巴黎的先贤祠。从古至今遗骸被安放其中的法国作家只有六位：18世纪的伏尔泰和卢梭，19世纪的雨果、大仲马和左拉，20世纪仅有马尔罗一人。这位在文坛和战场上为法兰西鞠躬尽瘁的作家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殊荣。

宁虹女士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成绩斐然。《征服者》中译本文笔流畅、词语简洁，体现了马尔罗小说通俗易懂的精炼风格。我很高兴为她的译本作序，并预祝她有更多的译作问世。

2010年春节于北京

目录

001 第一部 到达

063 第二部 权力

143 第三部 人

第一部 到达

6月25日

“广州宣布总罢工。”

从昨天开始，这则通过无线电接收到的消息就被标成红色，贴在信息栏里。

极目远眺，印度洋浩瀚无垠，船似乎在洋面上静止不动，感觉不到丝毫航速。天空阴云密布，空气湿得像在浴室里。乘客们在甲板上踱步，小心地避免自己离信息栏太远，昨夜的无线电消息很快就会贴出来。每天，收到的消息让发生在远方的悲剧变得越来越具体，并对船上的每个人都构成了威胁。在此之前，广东国民政府的敌意只表现在语言上，突然间，电报内容透露出它已经采取了行动。让人感到震惊的，远不是发生的骚乱、罢工或街头冲突，而是广东国民政府出人意料的强硬立场，要与英方硬碰硬。它已不再浪费口舌，而是直接打击英国人的要害——在中国的财富和特权。在

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禁止一切英国货物的买卖，哪怕是中国商人也不允许，他们用这种手段控制了一个又一个市场。香港工人开始捣毁机器。总之，突如其来的总罢工波及了英国在香港的所有商业利益。各报记者们还特别强调，黄埔军校也在采取行动。这一切让船上的乘客突然面临一种完全陌生的战争状态。这场战争由中国南方的无政府势力操控，并有其他方面的力量协助，而船上的人们对这些幕后势力完全不了解。战争的目标是英国在亚洲统治的象征——香港。香港是船坚炮利的大英帝国控制它在亚洲利益的桥头堡。

香港岛，在地图上是个清晰的黑点，扼住了珠江的咽喉。珠江三角洲上延展开的那块灰色就是广州，地图上的虚线显示，它离英国人的辖区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有的乘客几天以来一直在凝视那个小黑点，似乎在期待得到什么启示。他们一开始只是不安，现在则很焦灼，猜测着会有什么后果，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在那个世界上最富庶的三角洲了。

如果说香港迟早有一天会沦为一个不重要的小港口，或者更简单地说它从现在开始衰败，那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了一批可以和白人对抗的骨干，以前它一直缺乏这样的人。白人的统治即将崩溃。与我同行的这些棉花商、丝绸商对此非常敏感，忧心忡忡（他们的商铺会怎么样？），他们对大英帝国在匆忙和混乱间组织的对抗行动反应十分奇特，因为他们知道这次要对付的是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表现出更强的意志、决心和力量的人民。

甲板上一阵骚动。乘客们挤成一团：新消息贴出来了。

瑞士、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跳过去，跳过去。俄国，看看。没意思。呃，中国！

皇姑屯：张作霖……

跳过去。

广州！

最外面的乘客拼命挤，我们被挤得贴在了船板上。

黄埔军校的学生在俄国军官的率领下向沙面*开火，这些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后卫部队人数众多。负责看守大桥的欧洲水兵用机枪还击。在俄国军官的督阵下，军校学生向大桥发起了数次进攻，伤亡惨重。

如果可能，住在沙面的欧洲人将搭乘美国船只把家眷撤离到香港。英国军队也将尽快撤离。

寂静突然笼罩了整条船。

沮丧的乘客四散离去。右边，有两个法国人凑在一起：“先生，最后就要看各个政府什么时候表明强硬态度……”两人朝酒吧走去，机器的颤动吞没了他们后面的话。

至少还要十天才能到香港。

* 在广东的欧洲人的租界。——原注（下同）

5 点

沙面。——停电了。租界里漆黑一片。大桥在匆忙间被修成工事并拉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守桥士兵用探照灯把大桥照得通明。

6 月 29 日

西贡

荒凉的外省城市，笔直的林荫道两旁，高大的热带乔木下长满了野草……给我拉车的苦力汗流浹背，毕竟路程不短。终于，到了中国区，到处是写着黑色漂亮字符、镶金边的招牌，小银号，各种各样的事务所。我们来到一条宽敞大道的中段，道路两旁都被野草覆盖，开玩笑似的露出一小段铁轨。37，35，33……到了！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面，它看上去和这个区域的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一个“隔间”成了定义模糊的事务所，门上挂着一些没听说过的广州贸易公司的牌子。里面，布满灰尘、快要垮掉的小窗口后面，两个中国职员在打瞌睡：一个身穿白衣像具尸体，另一位是个大胖子，赤裸上身，身上的皮肤焦黄。墙上贴着来自上海的蹩脚彩色画：有脑门前梳着整齐刘海的年轻女子，有怪兽，还有的是风景。我面前，横七竖八地堆着三辆自行车。这是交趾支那国民党主席的家。我问那个广东人：

“老板在吗？”

“还没回来，先生。上楼去，坐吧。”

我从一个梯子爬上了二楼。没人。我坐下，无聊地东看看西瞧瞧。屋内有一面西式镜子，一张路易一菲利普时代的大理石面桌子，一个黑木的中式长靠背椅和几把精致的美式扶手椅，上面布满了榫头和螺钉。我上方的镜子里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画像和一张尺寸稍小的房子主人的照片。从窗口传来隔壁汤馆里的声响和烹调中餐时很呛的油烟味……

一阵木底鞋声。

主人进了屋，另外还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热拉尔，我是为他而来的。互相介绍寒暄。他们请我喝绿茶，让我替他们向中央委员会转达“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所有民主机构的忠诚”，等等。

热拉尔和我总算脱身出来。作为国民党在印度支那的特派员，他也刚到此地几天。他身材矮小，胡子已经花白，有点像沙皇尼古拉二世，眼神犹豫，显得心绪不宁，但看上去还挺和善。他有那种近视眼教授和乡村医生的气质。他不太利索地走在我旁边，扁平的烟斗嘴上燃着一支烟。

他的车停在街角等我们，上车出发，车速很慢地穿过乡间。风让空气变得新鲜起来，僵硬的肌肉终于可以放松……

“有什么消息？”

“就是报纸上那些。各行业工会发出的罢工号召似乎很不

错…… 英国人还没有找到应对的办法，组织志愿兵根本就是个玩笑，用来应付骚乱还行，但无法对付罢工。大米禁运，香港人应该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我们不打算让市民挨饿，干吗要那样？禁运令让那些支持反革命组织的富人挨了一闷棍。”

“从昨天就没什么消息吗？”

“什么都没有。”

“您觉得会不会是交趾支那政府封锁了无线电？”

“不会。无线电报局的职员几乎全部是‘青年安南’成员，如果封锁，我们会得到通知的。倒是香港的联系中断了。”

过了一会儿。

“中国那边的经费来源呢？”

“中国的经费全部归宣传部指挥，不要多说了！一些商会要求他们的主席对英国宣战；沙面的部分英国守军被广东军关押；一些特别重要的游行活动正在准备当中…… 全都是胡扯！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香港的英国人第一次看到财富从身边溜走。抵制，很好。罢工，更好。罢工后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很遗憾我们的信息不再畅通…… 过不久可能就会有消息来。事实上，已经有两天没有任何船只往香港的海面驶去，船都在内河……”

“这里怎么样？”

“还不错，至少您还可以带走六千美金。另外还应该有一百美金，但我不确定能否到手。我到此地也不过四天。”

“钱包得很严实，能想像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吗？”